春秋經解

附春秋例要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十一　　宋　崔子方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諸公之元年雖無事必舉正月言人君即位之始王者必班正焉諸侯奉之以從事也當是時季氏專魯昭公逐死而定公未立故無所班其正魯無以奉之所以獨不舉正月也雖然周室之衰豈能果班正於

諸侯而春秋書之如此何也嗚呼春秋亦正名而已矣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城成周之大夫也仲幾之罪不受功也其言于京師何見執之于天子之側也大夫而執人于天子之側見大夫之張矣凡事必繼月月必繼王定無正故不得不以三月繼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其君旅死於外羣臣將恐懼奔走之不暇今乃七月

而後以喪至則魯之羣臣所以事其君者可知矣

戊辰公即位

諸公踰年正月不日而即位追治之也定公六月日

而即位書其實也蓋於是定公始得立矣則季氏之

專國可知也即位例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非所宜立也有禱而後立之者也故不日以
見譏
冬十月隕霜殺菽
夏之八月未可以霜而且殺菽志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及者先後之辭也其月志其工近也按本例云兩觀之僭久矣今復作之故目事以見譏而加月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則略而不月定公如晉至河乃復則月而不略何也昭公之不得入于晉亦已數矣定公之不入容有故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諸侯侵楚而蔡公孫姓於其間滅沈蓋諸侯為蔡侵楚故蔡得以滅沈也沈楚之與國殺沈子嘉所以致怨于楚也夫欲怒楚而滅人之國殺人之君以蔡為罪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是盟也公為之故曰公及諸侯也諸侯為蔡以侵楚然卒不能害楚使蔡去中夏而即楚以吳子及楚人戰是以皐鼬之盟不日亦不與同所以譏諸侯之無

能為故也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劉卷蓋劉子也新有同盟之好故來赴而卒之然則何以不稱劉子天子之大夫王命赴之不以爵稱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召陵之役也諸侯並侵楚而楚獨圍蔡知諸侯之侵楚為蔡明矣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天子之大夫未有書葬者以其來赴也故往會而葬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子夷也有憂中國之心而能為蔡侯之故以與楚人戰故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以吳子吳無利於伐楚矣進吳子也是楚囊瓦而曰人大夫不敵君進吳子也進吳子所以傷中國之亡也晉為盟主因天子之大夫以合十七國之諸侯遠至召陵而不能為蔡釋怨于楚曾吳子之不若進吳子所以傷

中國之亡也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之敗囊瓦為之也

庚辰吳入郢

郢楚都也不曰入楚而曰入郢見吳之入楚者甚矣

且楚於是時特為大國而吳得入焉故變例而言日

變國而言都所以甚吳而重楚禍云爾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吴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

公侵鄭為許也臯鼬之盟故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本魯邑先是齊人取之以居昭公故今猶未入乎

魯也不言何忌闕文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其言以侵衛何執北宫結而與之俱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為鄆之役也齊人取鄆以居昭公其後鄆潰然而齊

未嘗有鄆也今魯圍鄆而齊出師見齊之不直矣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公侵齊報國夏之師也以齊師為不直故公雖連月
而兩興師猶不譏焉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晉師之出為齊伐我故公往會之不正以公侯之尊而會晉人之師故不月以見譏

公至自瓦

微者之會例不致此其致何也重師也師以衆致地

以特致此春秋之新例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從祀先公何以書所以誅陽虎之亂見陪臣執國命
也是蓋魯禮之復正者而知其誅陽虎之亂何也當
是時魯國之政季氏專之季氏之室陽虎有之魯之
君臣拱手聽命無敢誰何此孔子所以嘆陪臣執國
命而知三桓之子孫微也彼陽虎所以能濟其謀者
必有所挾也因人之所欲者而假譽焉蓋自文公以
來魯之逆祀久矣舉國之人皆欲去之然百餘年之
間莫或修正而改為及陽虎為政一旦而去之彼自

謂足以借譽於國人而取悅乎先君也於是遂肆其亂及其不克乃竊夫寶玉大弓而逃焉不然彼陽虎方且迫於為亂而魯之君臣方且謀虎之不暇何暇修百年久失之禮而正之哉其事葢可知矣夫宗廟之事禮之大者而春秋所書莫詳焉著其日於上書其事於下葢以為禮之大者不敢以畧故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失禮之甚者彼如此其詳也從祀先公得禮之大者此如此其畧也然則聖人之

意可知矣葢曰其所有事者無足道焉吾志其從祀而已書從祀先公繼之以盜竊寶玉大弓所以具見當時之事使後世可考而知焉傳曰陽虎欲去三桓而已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其事則信矣然而聖人之意葢沒而不見也嗚呼千載之下奸僞之迹禍亂之變彼得假托以濟私者豈特一陽虎哉宜聖人之丁寧如此

盜竊寶玉大弓

春秋書盜有二義有不得其人而稱之者曰盜盜殺

蔡侯申之類是也有以非其有而取之曰盜盜竊寶

玉大弓是也此陽虎也而以盜言之陽虎之賤不載

於春秋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不索而獲曰得此魯之分器陽虎無所用故復歸之

也魯固知陽虎之竊寶玉大弓矣然而畏虎幸虎之去雖亡其寶而不敢索也使不知為陽虎所竊而疑於他盜耶則豈有亡其國之分器而不索者哉此知為陽虎明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魯于齊衛皆有侵伐之怨故二君次于五氏以謀我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及者内欲之也畏五氏之謀故欲與齊平既平然後爲夾谷之會矣齊魯比年有侵伐之怨而不直者在齊魯實畏齊而求齊平齊之平强矣故月以見之於平齊則月之於會則不月故凡春秋變例以爲言者皆以示譏明矣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齊人伏兵以刼魯侯賴孔子為相而謀不

行然則是會也亦殆矣故不月以見譏然後知齊之

不欲平明矣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夾谷之會孔子相焉齊人畏魯歸其侵疆此所以得

鄆讙龜陰田也鄆讙二邑與龜陰之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内邑而圍之盖恃大而不聽此十二年所以墮郈

也二卿復圍郈則恃大而不聽可知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言暨見辰之不得已也三臣之奔則何以不月辰非

卿也且辰之出强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夫人之從惡之易也辰之奔迫于仲佗石彄之故今

其叛也則辰之自為矣故始曰暨而終曰及辰之惡

猶未及乎段之為惡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内欲平也平六年侵鄭之怨既平然後叔還如鄭涖盟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郈叔孫氏之邑費季氏之邑城之不度將為國害故墮之也夫二邑二家恃以為保障而背墮之何也不得已也蓋仲由為季氏宰欲張公室而後墮之夫以二家之所恃以為固者而乃不能奪之于仲由見陪臣之執國命矣是以冉有子路相季氏而欲伐顓臾孔子誨之既而發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之歎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

傳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墮費孟氏將墮成而其臣不欲然則成孟氏之邑

其弗墮然後公圍之也昭圍成則不月以見譏定圍成則不譏何也圍成則一而所以圍成則異矣

公至自圍成

內地而致何也見孟氏之强與國為敵公室微弱不能制其臣而有其地視成猶外邑也故致公之行以見于內亦危矣昭公圍成亦危則不致何也成在內而鄆在外不以外致內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夏築蛇淵囿

農事方盛而築囿譏也

大蒐于比蒲

以周之夏當夏之春于是時可以蒐矣而書何也先築囿繼之以大蒐則志在乎從禽而不恤乎國事可知也或言蒐或言大蒐以大書者越常禮矣夫不恤國事而越禮大蒐此春秋所以為譏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以晉陽叛而言歸何也見趙鞅雖以邑叛其君不能討反而不失其所焉則昭定之間君弱而臣强豈獨魯國哉是以終于三桓據魯六卿分晉其禍所由來漸矣夫春秋歸入之例雖紀當時之實然而褒貶之意亦具見于其間也

薛弑其君比

春秋以國弑君者四而三在吳莒薛吳莒薛固無大夫知其為徵者明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夷也爵不見于春秋于其有善則進之然而書吳子卒何也欲有所見也是時吳楚僭號以逼天子春秋惡之故不書其葬難言之也書楚卒者六書其弑者二書吳卒者四書其弑者二一皆不葬焉然後知其不葬者有故也非如他國有葬有不葬者也春秋不疑于後世如此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按本例云周官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則王使歸脤葢可也用見周之交魯之禮厚而魯所以事周之禮薄上下皆失之矣故不月以見譏與來聘不月同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公于比蒲也然則蒐于比蒲何以不言公凡蒐狩

固非微者之事雖不言公公在焉可知也則公狩于
郎公觀魚于棠知其獨行而不與國人共之明矣且
公在是而不月志凡以見譏故也蒐狩皆内地故於
公之行未有致者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所傷者衆不可以一舉也牛雖不死亦改卜矣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而郊不時明矣猶異乎九月之用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天子之禮也譏僭也魯邾皆罪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彼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下昃則僅

及乎葬爾其難明矣

辛巳葬定姒

定姒哀公之母而定公之妾也哀公即位未踰年未

成為君故其母雖書卒葬而不稱夫人小君使定公在自以妾不書卒葬使哀公即位踰年自尊其母為夫人而以夫人之禮卒葬也雖然于禮妾母不得稱夫人凡稱夫人者春秋盡其辭焉以見譏也僖公之成風宣公之敬嬴是也哀姜莊公之夫人則成風其妾也出姜文公之夫人則敬嬴其妾也明矣

冬城漆

春秋經解卷十二

宋 崔子方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定六年鄭游速滅許今許男復見許楚之與國葢楚復封之也許男之歸不書然則陳蔡之書歸者欲見諸侯之功明矣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之郊禮乎魯之郊禮之變者也成王以周公有人臣不可爲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可用之禮蓋不如是不足以爲稱故魯之有天子之禮惟用之以事周公可也而羣公莫得而與焉是以春秋書獻六羽立武宮丹桓宮楹刻桓宮桷邾子奔喪滕子會葬之類譏其借也至於書郊者八皆因郊之變而道之不盡以譏郊也又僖公之郊魯詩頌之孔子取之其詩曰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周公皇祖亦
其福女是也然則郊主祭天而后稷爲配周公亦從
而祀焉可知矣魯之郊也爲其有事於周公故也不
然則僭矣雖然于夏四月而郊禮乎夫周之四月夏
之二月而建卯之月也方是時帝出乎震而始用事
焉故于郊而祀之禮蓋然矣而傳謂不時何哉且自
僖公以來郊之見經者八書卜郊者四皆以四月書
牛傷者四皆在正月蓋帝牛必在滌三月故也由是

言之則郊用四月明矣不然魯之失禮者歷數世而皆在四月乎此書曰夏四月辛巳郊蓋與其時也著是以見非也考之禮經未有明見者惟郊特牲稱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祀帝于郊焉此蓋後儒因見春秋之傳而為之説然則彼之孟春謂周之正月也雖然魯之郊猶降于天子故不及日至之祭而獨為四月之祭而已猶之不及四望而獨為三望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魯比年有事于邾今又三卿大舉而伐之取沂漷之田要其君而與之盟明年又復背盟而圍之則魯之于邾爲已甚故日之以見譏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戚衛邑也其言于戚何未得乎國也蓋爲輒所拒耳蒯聵猶不失世子之稱則輒之不當立明矣此子貢所以知夫子不爲衛君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滅之矣蔡欲遠楚而親吳故遷于州來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在戚故也彼言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戚未異於衛也圍戚衛事也而以國夏首之何也蓋曼姑之罪不服而自見而國夏助人爲逆不首之無以著其惡焉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而齊國夏圍之又以見

齊之不與晉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春秋內大夫例書卒而有不卒者如翬慶父以賊不卒也叔孫僑如臧孫紇公子慭以奔不卒也仲孫何

忌叔孫州仇叔還蓋未卒也而柔溺公子結於春秋無所見而亦不卒何也蓋於内爲大夫然後卒之豈三子者始爲大夫其後以罪黜不爲大夫故不卒歟

翬慶父之不卒非以是爲貶也欲見爲弑君者而已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稱人以放放無罪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吴
曰盜不得其人者也以其賊殺人故目之曰盜也使
知盜之在内耶則將書曰蔡弒其君知盜之在外耶
則將書曰某人戕蔡侯于蔡今先目盜而後曰蔡又
稱殺焉蓋漫若不可知者也夫國君而盜得殺之則
其臣子罪矣此公孫辰所以出奔而公孫姓公孫霍
所以見殺也而傳謂賤者蓋誤矣且雖賤烏有不君
其君者哉彼言閽弒吴子蓋示其弗臣也然猶加弒

馬則異夫盜殺蔡侯申矣

葬蔡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子之罪未見於春秋然稱人以執知其有罪矣

春秋以例見者不疑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戎蠻子之執以晉事而書也不然外裔不以爵見於

春秋戎蠻蓋楚屬也故晉人執之以歸于楚使治其罪焉執之歸于京師則可以歸于楚則不可以見晉之有畏于楚故也晉雖以歸于楚而猶欲與治其罪故直言歸于而不言歸之于也其名蓋賤之也其不月蓋略之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

商社也何以言亳社災蓋亡國之社屋之此所以有

災也亡國之社諸侯皆得立之以自警亳社災爲魯志也以日志知爲魯志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者附月之餘不以告朔喪不以數今齊景公以閏月葬見臣子之不懷也

六年春城邾瑕

瑕邾邑魯未嘗取於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故於冬仲孫何忌伐邾明年秋公入邾以邾子益來也

凡地未有繫之國者不正魯恃强陵弱以城人之邑

故繫之邾以見譏焉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不稱公子見其不當立也不言歸以為未得乎所也

既入而後君弑爾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吳不稱人蓋非其君也而公會之故不月以見譏凡

會吳皆譏矣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於他國曰以歸於魯曰以來外內辭也伐邾不月蓋一事再見畧之日而後入以公之行重之也然則何以不致以邾子益來則公之至可知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與曹踈矣宋人圍曹而鄭師救曹知欲以報皇瑗

之師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未嘗與我怨而取讙及闡何也邾齊之與國入邾之役齊人怒焉故因吳之伐我魯方備吳之不暇齊人得乗間而取我二邑也雖然何以知齊人之怒於入邾以下書歸邾子益于邾而後齊人歸讙及闡知

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其不言來歸何魯人知齊之怒於入邾之故而取其邑乃復歸邾子于邾而求邑于齊齊人於是歸之故不以齊人自來為文以見魯有求而後得之也與禜

叔歸含且賵不言來同意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師過宋雍丘而不設備故皇瑗得帥師而取之也

掩而獲之曰取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前年以來今又來奔以益爲賤而無恥矣故月之以見譏

公會吴伐齊

按本例云會吴之微者譏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元年齊侯衛侯伐晉晉不能報令以十年之怨而僅能侵齊見晉之益衰不能服諸侯此黄池之會所以進吴子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蒯聵之黨也蒯聵得罪奔宋其黨見逐故彄奔鄭令蒯聵已入則彄之歸蓋得其所矣始奔鄭令

歸自齊葢齊有奉焉故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吴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轅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吳欲伐齊而公適有國書見伐之怨故因會吳伐齊也按本例云亦譏也公與伐而不與戰也前年公會吳伐齊則致此不致者蓋公不與戰喜公之不親危事臣子安之故不致也春秋之愛其君父如此按本例云凡外裔戰不日此加日見公與之戰也且上言公會吳伐齊下言國書及吳戰則公之與戰明矣凡春秋書戰不以公親之尊親之道也按此說全與經解違異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周官以九賦斂財賄專言財賄則賦與稅異矣葢稅以田爲差而賦以人爲等即鄉大夫所謂國中自七尺以及七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而遂師所謂以斂財征者是也而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漢之筭民泉矣是以人爲差也然則哀公之

用田賦可知矣當是時魯數侵小國又復見伐於大國數侵小則地加廣數見伐則民人耗夫地益廣而民益耗則賦入必不足矣魯於是病之乃不復差民力之多寡務制田之廣狹以取賦於民而民於是無餘力矣故曰用田賦以見古之不以田爲賦而今以田爲賦也直書其事以見譏焉初稅畝始壞法也作丘甲則民無餘財用田賦則民無餘力故稅畝言初丘甲言作田賦言用其所漸者然也此春秋書辭之

法矣其不月以見譏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此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不稱夫人而曰孟子當時之辭也春秋從而書之以見其實焉然後知春秋有因當時之辭以褒貶明矣

公會吳于櫜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不正公之亟出會故不月以見譏櫜皋鄖皆内地以

其不致故知爲內地也且公羊以鄆爲運則其爲內地明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師之在嵒也而不設備故鄭罕達帥師取之以報雍丘之敗也然則師出而不備者皆棄師之道矣春秋譏焉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何以言及吳子進吳子也定之四年晉侯爲蔡之故合十七國之諸侯于召陵以侵楚而不能害楚蔡於是舍晉而即吳其冬十一月遂以吳子及楚人戰卒敗楚師而入郢吳自是得志於中國救陳伐齊數與魯通自哀公七年以來無歲不會而晉侯自召陵之後不復見矣則吳强而晉弱可知也故黄池之會吳

實主之而春秋先晉侯者不與其主中國也然不可以不見故兩言之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也其曰會晉及吳主晉而賔吳也雖然進吳子矣進吳子所以傷中國之亡也故不月以見焉夫春秋之進吳楚豈所得已哉雖然其進楚也亟而進吳也緩何也春秋亦因其所自為而已莊十年荆始見至僖之元年遂去荆蠻之號而從有國之稱其後爵號氏族一同乎中國故春秋亦從而中國之至吳則不然自成七年始

見然其俗故吳也爵號氏族不同乎中國故春秋亦
從而夷之惟其能行禮乎中國與其有援中國之功
然後特變其例而進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方爲黃池之會爭權上國故越得以乘間而入吳
也吳越迭興而中國益衰矣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凡蒐狩則地而此不地畧之也不地而曰西狩見非

國中之狩而西鄙野人之狩耳然則西狩不書爲獲麟而書也國風著麟趾之詩而有吁嗟之美則麟之爲王者瑞其亦久矣此西狩獲麟所以見書於春秋而聖人所以自傷也夫麟之不爲瑞而見獲於野人猶聖人之不見用而窮老于魯國若夫著褒貶作春秋寄大法於魯史特聖人之不得已者故絶筆於獲麟以見夫志焉向使聖人在上則春秋之褒貶皆見於行事而著爲賞罰亦無所事於春秋矣故曰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蓋聖人無所試用其道不行然後退而著書以自見焉

春秋例要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春秋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觧附録

宋 崔子方 撰

春秋例要

春秋之為書辭約而例繁欲其嚴也故其辭約欲其明也故其例繁例者辭之情也然則學者當比例而索辭然後可也例不勝其多故有與為例而疑於義者著之無與為例而不疑於義者不著也其要在是矣嗚呼不知例要而欲知

春秋是猶舍舟楫之用而以濟夫川瀆者也

繼天曰天王失其所以繼天則直曰王不當位曰王某

王在曰王所王之居曰京師

非所取曰求遣使需索之謂求王命曰王使某來求非

王命則直曰某來求

君見曰朝諱朝曰如公朝于外曰如其朝于京師亦曰

如其凡如其而不目其事者朝也外諸侯朝曰某侯來

朝王在外曰公朝于王所公在外曰某朝公世子朝曰

某使其世子某來朝内女與其子俱曰來朝其子諸侯同時俱至兼言之同時異至殊言之諸侯朝而名之者失地之君也

相期曰會外為志曰會某于某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某會公于某公在内而諸侯會之曰某來會公諸侯已會而我後期曰不見公諸侯後期而及于會曰如會不及會曰未見諸侯兩言會者主彼而會也言會又言及者兩主而會也言及又言會者原註齊桓會王世子按崔氏原文閒于發例

之下引經事以實之然多闕漏今姑仍舊文避不主也

涖牲曰盟內為志曰及某盟于某外為志曰會某盟于某彼盟于我曰來盟我盟于彼曰涖盟聘而後盟曰及某盟請與曰乞盟後期曰會盟有故不盟曰弗及盟非故不盟曰不與盟有所畏曰逃歸不盟凡盟自五以上言同徵者之盟雖五以上不言同言同見非徵者也桓文之盟不言同言同者未同也來盟涖盟不地於國也以國地者主國與盟也兩言及者殊盟也

適彼曰如凡公適他曰如某夫人適他亦曰如某內大夫以君命出亦曰如某非君命則不曰如某適會曰如會適師曰如師外相如不書其書者欲有見也

於外曰在公居他國曰在

反國曰至凡公行各以其事至盟以會至離會以地至自參以上以會至二事偶以大者至二事非偶以後事至內地不至於辭足以知其反者不至有所諱不至出踰年遂行不至夫人之行危甚則至大夫執而公與之俱

則不至桓文之會有兵車則至由僖之前例不至其至者故也由僖而後例皆至其不至者故也公行不以其事至者欲有見也

反彼曰還未至乎國曰還自某凡還者事畢之辭也師還者志其久也又曰始班師之詞譏久役也

凡言次者有所之而止于是者也於內先目其所事而後言次于某目其所事而言次于某未得其所事者也

目其所事而言遂次于某得其所事者也於內而直言

次於某見其不能乎所事者也按此條之首有脫文

內為志曰及某救某外為志曰會某救某先言救而後言次不以救者也先言次而後言救以救者也救而言至者不及乎救也伐某以救某者權也按此條之首有脫文

辭位曰孫公夫人皆曰孫內諱奔也

壞聲曰薨公夫人皆曰薨公薨不地故也夫人薨地故也

有終曰卒外諸侯曰卒其不卒不赴也內大夫曰卒

弑君不卒其後不為大夫不卒内女未嫁卒其歸于諸侯卒歸于大夫不卒王姬由魯嫁則卒外大夫不卒王臣有好于我来赴則卒諸侯卒其封内者地非其内不地在會曰卒于會在師曰卒于師在他國曰卒于某於桓文之世不言卒于師于會者内之也凡諸侯卒名其不名不著乎史也

藏死曰葬外葬曰葬某某公内辭也内葬曰葬我君某公葬我小君某氏外辭也禮葬稱侯僭葬稱公其不葬

不赴也内弑君不葬吳楚之君不葬内女不為諸侯夫人不葬外大夫不葬惟王臣有好于我來赴則葬諸侯稱爵而葬人譏也

輸入曰納納幣於外曰某如某納幣於内曰某使某來納幣凡輸物曰納

取女曰逆公親迎曰公如某逆女公至自某夫人某氏入使大夫逆曰某如某逆女某以夫人某氏至自某使大夫逆而夫人先見於公則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姑逆

曰逆婦某于某内女為其子逆曰某姬來逆婦為子謀曰某姬來求婦外大夫為君逆曰某來逆女其自為逆曰某來逆某姬内書某逆王姬某來遂逆王后于某者魯主之也王后非魯主而書逆者譏士逆也

夫人謂出曰歸原註夫人姜氏歸于齊内女謂嫁曰歸嫁于諸侯則書歸嫁于大夫不書歸始嫁諸侯其終見出而來歸始亦不書歸始雖不嫁諸侯其終不失有國者始亦書歸始嫁曰某姬歸于某來而復歸曰某某姬歸于某書

王姬外女歸者魯主之也內女謂出曰来歸凡曰某姬来歸凡以其罪出曰某人来歸某姬按原本此條有脫文考某人来歸某姬全經止有成十五年齊人来歸子叔姬一事崔氏解云叔姬有罪齊人歸之以致責于我故加月以見譏此文凡以其罪出五字當與下某人來歸某姬連屬則曰某姬來歸之上有佚文明矣

內女歸寧曰來凡女已嫁書来而不書歸其不書来而書歸者賢也女来而大夫及之者譏也

從嫁曰媵外媵內曰某人来媵內媵外當曰某如某媵按此經文所無崔氏以例推而知之耳其曰某媵某人之婦于某者惡專

命也同姓媵禮也異姓媵非禮也
臣問曰聘內大夫聘於外曰如某聘於京師亦曰如某
凡如某而不目其事者聘也外大夫以君命來曰使某
來聘不以君命則直曰來聘進外裔曰某人來聘
適及是曰至凡言至者有所之而適及是者也內地直
曰至某外地曰至某乃復其言如某不至而復者未及
乎國也未及彼而反曰復地而後復者遠也不地而復
者未出乎國也凡復者事未畢之辭也

繼事曰遂公出踰年不言遂見其非異事不言遂大事遂者惡之也

有請曰告羅其曰某告羅于某惡專命也

不目罪以刺刺有罪也目罪以刺刺無罪也按此條之首有脫文

祀天曰郊有禱而後為之曰用郊繫牛曰牲牲傷曰牛

居神曰廟逆上曰躋

彼以與我曰歸彼意曰來歸原註鄆讙龜陰田是也我與有意則

直曰歸我以與彼曰歸歸物曰歸某于某歸諸侯曰歸

某君某于某

不索而獲曰得原註得寶玉大弓

放火曰焚

有建曰立原註立宮立君衆欲立之則曰某人立某非衆欲立則曰某氏立王子某凡書立者不當立也

適我曰來凡外有事于我皆曰來王臣非天子命而私覲皆曰來諸侯朝而公在外不得行禮則曰來不與其亟朝亦曰來遠裔之人不能行朝聘亦曰來内以諸侯

来曰以某君某来外有所議曰某使某来言某曰寔来
者是來也内大夫有曰来者外之之辭也内大夫有稱
来歸者内之之辭也
拘之曰執稱人以執執有罪也稱爵以執執無罪也稱
行人以執罪不在行人也執諸侯不名執而以歸者名
執外裔之君則名執而與之俱曰執某以伐某執某以
侵某國君執而名者弱也大夫執而字者貴也執而舍
之曰會于某釋某執而置之曰執某舍之于某

挾而與歸曰以歸執而歸者曰執某以歸非執而歸者則曰以某歸以歸者名執而以歸者不名歸內夫人之喪而言以歸者內諱也歸之于者決辭也歸于者辭未決也

違國曰奔自內曰出奔外相奔亦曰出奔奔我曰來奔以地曰某以某來奔於其國有奉而奔者曰自某奔諸侯出奔者名無罪不名為其臣所逐不名稱官以奔專也稱子以奔貴也稱氏以奔世也

入而得其所曰歸内有援焉曰復歸外有奉焉曰自某歸其言自某復歸者外内辭也曰歸自某者志其所自者也諸侯歸者名歸自某者不名

歸而未得其所曰入内有援焉曰復入外有奉曰自某入其言自某復入者外内辭也諸侯入而得國者名未得國者不名

反之曰復原註復歸復入

强入曰納凡言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遂納曰納某于

其不遂納曰伐某納某不納曰弗克納納而得國者名未得乎國不名其得國而不名者不著乎史也納而不言納者不與其納也凡興師以送之曰納非專則言自某入自某歸原註莒去疾羣公子召之陳公子黄楚屈建從陳侯圍陳皆不書苟言故則不言所自原註赤歸于曹上言戎侵曹晉欒盈復入于晉下言齊侯遂伐晉

潛去曰逃於彼曰逃歸於我曰逃來

掠地曰侵潛師入境曰侵外為志曰會某侵某先會而後侵曰會于某侵某外侵內曰侵我某鄙

殺人曰伐聲罪致討曰伐內為志曰及其伐某外為志曰會某伐某先會而後伐曰會于某伐某諸侯先伐而我往曰會某伐某外伐內曰伐我某鄙伐而言次者未伐也於師亦曰伐於人亦曰伐一人而言伐者見殺其徒也曰某人從王伐某者不以王首伐也

破國曰入造其國都曰入內為志曰及某入某伐而後入曰伐某入某俘邑亦曰入其言我入者别外入也

亡國曰滅毁其宗廟社稷曰滅會而後滅曰會于某滅

某國滅其君奔者不名國滅以其君歸者名夷狄滅而以歸者亦名國滅而奔其名者罪也邑不言滅邑而言滅者重之也君戰而亡曰滅原註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重辭也

掩奪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攬有曰取凡言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直取曰某取某師于某伐而後取曰某師伐某取之伐國而後取邑曰伐某取某敗師而後取邑曰敗某師取某田曰取某田不伐而取者易取也侵國不

言取邑曰某人取某殺之病內也凡取者不義之辭也

𥨸取曰襲

戰擒曰獲書戰書敗書獲敗而後獲也不敗而獲失民也不戰而獲羅得之也

外殺大夫曰殺稱國以殺殺有罪也稱人以殺殺無罪也殺今君之子曰殺公子某君殺世子曰某君殺其世子某大夫曰某殺某世子某凡殺世子母弟者目君也天王殺大夫不志其下相殺曰某殺某討賊曰某人殺

某外討賊曰某人殺某國某不與討賊曰某國某殺某某治其罪而後殺之曰某執某殺之不得其人曰盜殺某凡殺大夫不名者衆也不稱大夫者絶也稱官以殺者專也火甚曰災不言及者同時而災也言及者先後之辭也不甚曰火

隕而有見于下曰雨

盡而有繼為既原註曰有食之既

後序

或問曰春秋以日月為例信乎何其擾擾紛亂而不可合也應之曰子考之春秋而疑之耶抑將用傳者之說而後疑之也苟用傳者之說是宜擾擾紛亂而不可合矣左氏不著日月之例獨於公子益師卒則著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彼蓋不知經於他事皆以日月為例惟於崩薨卒葬與諸侯之弒者則不著例焉蓋以為人之善惡必見於其行事則亦無事於死而後為之褒

貶也彼弒君父天下之大惡矣於春秋之文無所貶以為其惡不貶而自見又奚區區以日月例為哉故自天子崩公薨大夫卒内夫人内女卒中國夷狄之弒君與凡書葬者必從而日焉其尊卑外内輕重大小一皆同之凡以見其不為例焉爾若夫赴告之不備史氏之闕遺然後吾從而闕之不嫌也由是言之左氏考聖人之例亦太踈畧矣彼二傳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與弒君之無例也則又強為之説是以其辭至於乖

亂而不可信矣或者又曰然則春秋於他事闕日月者少而於卒葬之事闕日月者獨多何耶應之曰凡卒葬之事見於經者幾且三百最多而繁也且又一國之事其來赴之辭一有不備則日月之失史氏遂不可得而書矣若夫其他會盟戰敗入滅之類見於經者大抵不過數十而又非一國之事其來赴者諸國所與有事焉者皆至焉然後可參證而得日月之詳也且嘗謂春秋獨於此不以日月為例者豈以其多闕而後不可為例

乎以事言之則如此以理考之又如彼二者其將有得於聖人之意也且夫史氏之記事有常體矣其書必曰某時某月某日某事矣其失日月者則闕之亦必曰是闕日月者也惟聖人修經然後立例焉蓋曰天下有内外國家有大小位有尊卑事有輕重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畧夷狄詳大國而畧小國詳内而畧外詳君而畧臣詳所重而畧所輕此春秋之意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為詳著時以為畧又有詳畧之中則

著月焉此其常也其有當畧而詳與其當詳而畧者聖人豈徒為是之紛紛哉蓋有寓於其間而後云爾也故有當日而不日者如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子慭出奔齊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齊大夫盟于蔇之類是也有不當日而日者如衛侯衎復歸于衛衛侯出奔齊吳入郢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鄟丘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宋衛陳鄭突取郜取防之類是也有當月而不月者如臧孫許及晉侯盟于

赤棘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按原本作句繹誤蓋句繹之盟不但書月且加日也今改正許凡三遷楚人滅江楚人滅黃吳滅巢滅項公如齊納幣觀社逆女公如晉至河乃復之類是也又有不當月而月者如宋人執滕子嬰齊宋司馬華孫來盟郕伯來奔宋人及楚人平城楚丘取鄫取鄆之類是也至於事有同日而後事屬先事則于先事加日焉如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之類是也又有兩事皆當日先事故不日則後事亦不復日如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

出奔莒之類是也其事有同月先事不當月而後事當月則於先事月之如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之類是也又有兩事先事當月固自書月後事故不月雖繼月不嫌也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至自伐齊之類是也又如兩事先事故不月後事雖當月亦不復月不嫌也如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

公盟夫人姜氏如莒之類是也其有事實異日而嫌於同日則各著日以別之如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癸酉大雨震電庚寅大雨雪之類是也有事實同日而嫌於異日則先著日以見之如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之類是也有事不當日以書晦朔則不得不日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再見者其於日月先畧而後詳如冬公如晉

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冬會諸侯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之類是也有以後事之例證先事者如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繼之以公如晉則疑於公如例月者也然於下書秋公至自晉則知公如晉是不月者矣有以先事之例證後事者如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繼之以公至自會則疑於公至例月者也然先書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則知公至是不月者矣考日月之例

至於此見聖人之用心其謹且嚴而可畏也彼曰無例云者是未嘗深考乎春秋之例者也使其深考乎春秋之例則亦不遽云爾矣雖然春秋之闕日月者固有之如桓之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七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彼傳者又以為從史之

闕文則近於無功故不得不為異說以附之使聖人之
旨汨亂而不可考者諸儒好異之罪也嗟夫不信史之
闕文以求聖人之意是猶航斷塹之水而欲至于海亦
不可得矣蓋亦避礙而通諸理乎左氏之畧也公羊穀
梁之鑿也持是三者以考春秋適足以多惑而已矣故
余撮其大槩而論之附于卷末使學者得從事焉

謄録貢生臣吳士英